

一街一卷一故事

北京这座城，用她饱经风霜的古城墙告诉自己的子孙，历史不在书本里，就在你的身边。生活在北京城，就是生活在历史间。——题记

从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到如今，没有一座城市像北京一样，在中国历史上拥有这样举足轻重的地位。但随着城市的建设，北京一天天将“首都”的职能发挥得愈发淋漓尽致，而北京作为一座城市的属性却正在慢慢褪色，这让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老北京”们扼腕叹息，也让跋山涉水来探究这座城市的游客大失所望。也许古城墙已经斑驳陆离、古建筑也满目苍夷，但北京城的街头巷尾间，依然流传着关于这座城市的故事。北京城里的一个个地名，也讲述着她或雍容典雅、或朴实无华、或饱经风霜、或闲适恬淡的过去。解读北京城的地名，那些不为人知的古迹和故事便呈现在所有喜爱这座城市的人们面前。

杨多杰，1988年出生的地道北京小伙子，历史文献学硕士，从小儿就喜欢老北京的“玩意儿”，上大学以来一直致力于北京历史文化的研究与写作。从2008年开始在《timeout》、《精品购物指南》、《旅行家》、《世界博览》、《时尚旅游》等杂志上发表文章。在担任“北京秘境”及“城市”专栏作者期间，杨多杰多次探访法海寺、慈善寺，深入挖掘京西宝地石景山，策划撰写了《模式口：驼铃远去 禅钟长鸣》、《田义墓：贵贱生前过，冢庵身后留》等文章，并收录于畅销书《北京秘境》中。



杨多杰

自幼跟随诸多老先生学习传统相声的杨多杰，钟爱着北京这座城。就连多数老北京避讳的“八宝山”，多杰也喜欢研究研究。《北京百科全书》中说，八宝山矿藏丰富，出产红土子、白土、青灰、黄浆、耐火石、马牙石、沙石和板石八种矿产。所以得名八宝山。不同看法认为，八宝山出矿产应该是比较晚的事，起码比山名起源要晚很多。该地区真正得名，还是因为墓葬。八宝山做墓地的历史十分悠久，这一带有名的大墓不计其数，像老山汉墓；晋代的华芳墓；辽代开国元勋鲁国公韩延徽更是喜欢这里，将家族墓安放其中；明代的刚炳、清代的刚毅也都在死后长居于此。杨多杰在研究中发现，这八宝山的八宝指的不是八样矿产，而是佛家八宝。就像现在湖北省江陵县的八宝山，里面也是一处重要的墓葬遗存，可见用八宝命名墓地是古人的一个习惯，认为八宝山是吉祥之地。

早在元代，八宝山上就有古庙，叫做崇国寺，现存的元代墓塔就是证明。到了明代初年，这里被称为真武庙。到了明末清初，又改称娘娘庙。其现在的八宝山地区，理论上是一座名山。现在在人民公墓的地方叫作八宝山，有娘娘庙；革命公墓后面依托的

山峦应该叫黑山或者韩家山；至于老山骨灰堂所依托的则是鳌山。由于八宝山的娘娘庙远近闻名，所以八宝山的名字也后来居上，渐渐成了京西这三座山的代名词。于是人们便以八宝山命名了革命公墓和地铁站。在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生活2014》的节目中，杨多杰就以嘉宾主持的身份给我们讲述了八宝山的这段传奇历史，“石景山的地名，是京西文化的重要载体，如活化石一般珍贵，值得仔细发掘与研究”，多杰在节目中这样说道。



八宝山革命公墓

岳星摄

在杨多杰的眼中，模式口是这样的：

沿一号线一直坐到苹果园总站再倒311路，到金顶街北口站时突然有豁然开朗之感。刚刚还被仿佛成片火柴盒的首钢宿舍区包围，突然出现了一座明清风格的小镇，而且绝非生硬的仿古建筑。

“现在打城里来模式口，是得费点事。不过想当初这里可辉煌着呢，知道驼铃古道吗？就是打我们门口过的。”坐在街口闲聊的一位老住户指着路，一脸骄傲的表情。这位郝大爷小时候可是亲眼看到过“祥子们”赶着驼队和脚力，没白天没黑夜地穿镇而过。但随着附近铁路、公路在解放后越修越多，赶驼的人越来越少，以至于最终消失，古镇这才慢慢地萧条下去。

漫步在模式口镇的主街——模式口大街，感觉郝大爷说的没错，这里果然“祖上大大地阔过”。别看已出城几十里，但临街的门楼竟然多数是广亮大门、金柱大门，最差也得是精巧的如意门。这样的规格，放在后海、东四都不次，在南城更算得上是高门大户了。

说到昔日模式口的区域经济，那真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产物。在没有暖气的年代，取暖全靠烧煤。而几百年来，门头沟矿区所产的煤炭、木石想要进京，磨石口正是必经咽喉，因此颇受重视。清政府在此设有千总镇守。按旧制，千总是武官正六品，领兵1120，这级别和权力，比今天的团级干部还大，在京郊村镇的待遇可谓绝无仅有。不仅如此，磨石口还起到了部分附近行政中心的作用，鲁谷等53个村庄的缉盗，也归那位千总大人管。这样一来，附近的行商坐贾，公事往来，都要往来磨石口，自然让这里日趋繁华。

而一位当地老人指着远处的山势，给出了这里当初繁华的另一个原因：此地两面是高耸的峭壁，行至此处道路陡然变得狭窄，成为咽喉；而两旁树林茂密、极易藏身，经常有强盗之流借此地势兴风做浪；再加上时局动荡，官兵上山多次清剿都无功而返。这让行人商贾行至此处都极为谨慎，慢慢的在磨石口逐渐形成了一条像景阳岗一样的不成

文规定——“天黑不过镇”，不过也直接刺激了此地早年的餐饮、住宿甚至休闲娱乐业的发展。“街面上好多明显不是私宅的建筑，当年全是饭馆和客栈，得有三四十家。”走进一处格外宽敞的院门，居然发现了古老的拴马桩，得，当年接待驮队商旅的大车店到了。

这里从磨石口到模式口的变迁，也堪称早年间就先富起来的前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部区域经济发展史。有专家称，这里就是当年古燕国的“磨石宫”的所在地，但还是另一种更为平民化的说法更让人信服。由于经过了特殊的地质锻造，这一带山区的岩体被相当程度的风化，质地细腻柔软，材料尤其适合做磨刀石用，几百年间北京城用的都是这里盛产的磨刀石，磨石口也随着当地特产行销各地而声名远播。而后，由于区域经济的发达，1922年，磨石口竟成为京郊第一个通电的村庄，要知道当时城里的百姓大多还用的是油灯。为了彪炳政绩，地方官特更名为“模式口”，意为“诸村之模式”。

古镇风貌完好程度不亚于周庄、乌镇，又保持了没有过度开发的原生态，模式口镇让不少驴友与影友大有相见恨晚之意。而这也导致了镇上的居民成了业余导游和讲解员，不过还好，全是义务的。



模式口大街

如今的模式口民风可谓相当纯朴，但当年既然是繁华的要冲，商场难免尔虞我诈。为中和铜臭气，这里自古即有广建寺庙的风俗。如今还有19座之多，而领衔的主角，自然是模式口大街上最为显眼的建筑——承恩寺。

从建在临街的一处高台之上的巍峨山门前走过，不留神准得吓一跳。因为它不同于一般建在市井的小庙，俨然是一座禅林宝刹。而正对着石景山区的最高学府——北京九中，高悬着更为高贵的“承恩寺”三个大字。寺庙坐北朝南，格局十分完整，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藏经阁一应俱全，院子有四进之深。站在街上望去，可见巍巍的一片殿宇，加上四周参天的大树，仿佛使人能听到声声钟磬，段段佛经。只可惜现在正在修复之中，还需再等些时日才能一窥洞天。

“别说你们，我在这儿住了一辈子也没进去过。”又不是紫禁城，至于吗？据看门人徐师傅说，这座庙从建寺以来就有“三不之规”，也就是不受香火，不做道场，不开庙。说白了就是不对大众开放。原来承恩寺鼎盛之时，模式口的半条街都是它的庙产，和尚们不缺那点香火钱，所以干脆店大谢客了。

敢情这座古刹当年的地位，还真就相当于寺庙里的紫禁城。建寺时的第一位住持

永定大和尚，任职国家僧录司左觉义，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中国佛协会会长。到了明中期，这里又出了一位“代光宗舍佛者”，也就是做皇帝的替身，代替皇帝出家修行。“帝僧”住在这座寺中，这庙的待遇可想而知。到了清代，皇帝把它赐给了礼亲王府作为家庙，更变成了三尺禁地。光绪皇帝的六叔恭亲王、亲生父亲醇亲王在政治不得志时，都爱到寺中，与老和尚品茶下棋，排解心中的烦闷。

直到解放后，才有一群人有幸一探寺内玄机。那就是曾经的石景山中学的学生们。而刘先生正是其中的一位，“那会儿我们学校就在这庙里。寺内有三绝：佛像、壁画、碉楼。”即便在围墙之外，也可以看到四角上四个突出的石楼，那便是古代的防御设施——碉楼，用来保卫重要的皇家庙宇。更为绝妙的则是寺内的壁画，完全是明代真迹，而且画工绝非民间工匠所为，完全是宫廷画派的特点。内容也多是帝后放生图一类的题材。

正为不能一睹为快而遗憾时，刘先生说，“明代壁画倒还有一处现在能看到”。依其所指，沿着村西小路直上，只见一座寺庙正坐落于半山之上。远远望去，比之承恩寺，这里的建筑风格似乎并无特别之处，原来这就是模式口的另一座国宝——法海寺。大殿内是全寺壁画的精华所在，整个大殿四面墙上画满了77个惟妙惟肖的人物，甚至连人物耳朵后面的发丝都清晰可见。壁画历经五百年还这么光鲜，可见当年用料之精细。置身仙人围绕之中，好似来到了瑶池天庭。

如此精美的法海寺，到了民国初年，就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后来干脆被为村子供电的电力公司接收了过来，成为电力公司办公的地方。到解放前夕，这里又住进了许多居民。据一位在庙里住过多年的吴大爷介绍，“有一邻居养了几只母鸡，但从来不见它下蛋，后来偶然见到母鸡从天王的头顶飞下来，搭梯子上去一看，敢情在天王的发冠上抱窝呢！”两个天王的头上竟捡下来近百枚鸡蛋，而这沾过“佛光”的鸡蛋，甚至引得城里大宅门的人千金来求这神蛋治病。

也许在祖祖辈辈生活在石景山这片土地上的老人们眼中，杨多杰探究到的石景山秘事只是街坊四邻茶余饭后的谈资、是街头巷尾广为流传的故事，许多史实在口口相传的过程中也已经无从查证了。但历史文献学出身的杨多杰深知，历史既存在于文献资料中，也存在于老人的谈资里，存在于一街一巷中。京西地名是和咱们石景山百姓生活最为接近的文化元素之一，研究好地名的故事，阐释清地名的意义，才能让人们更加了解京西肥沃的土地。这位“80非常后”的青年学者对老北京的历史充满了浓厚的兴趣并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也许我们应该给他的，更多的是鼓励和赞许。如果说忘记历史的民族没有未来，那像杨多杰这样热爱自己的家乡、探究城市历史的年轻一代，定会吧中国传统文化发扬光大，脚踏实地地书写好中华民族更加璀璨的未来。

吴丹